

徽县嘉陵镇田河村 詹 江 摄

千年银杏

□ 张旭晨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出自王勃的《滕王阁序》，意为时间进入九月，季节到了深秋。这次利用周末到徽县寻访古银杏树，是晚秋时节。一大早从天水麦积区驱车南下，经盐官、过祁山，由小川入徽县，一路层林尽染，秋意正浓。

地因树名。寻访的古银杏树位于徽县县城北郊的银杏树镇，村名也唤作“银杏”。秋色如画，到了银杏村，果然远远望见一棵参天大树，高标独立。

停车来到近前，不禁为这棵古树惊叹。这一株古银杏树，树干粗壮，五根环抱，同气连枝。中间两枝为主干，左高右低，仿佛一对身形颀长的恋人，携手而立，高耸云天。连同周围较低的三枝树干，开枝散叶，错落有致，树势雄伟，枝繁叶茂。时已深秋，沿途的银杏树叶都已金黄，而这株千年银杏的树叶仍是一片深绿。抬头望去，绿荫蔽日，生机盎然。这株银杏树高25米，树围足有2米多，平均冠幅达到21米。树下有50年前所立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水泥碑，此碑自身亦有浓厚的时代印记。2023年9月，这株古银杏树入选“全国100株最美古树”。

树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2100多年前的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徽县始设县治，县名河池，属武都郡，其治所就在银杏镇，宋开宝五年（972年）移至现址。元代至元元年置徽州，清雍正七年降州为县，与两当同隶秦州。徽县地处秦岭西端，气候温润，四季分明，嘉陵江穿县境而过，境内河流属长江水系，年平均降雨量750多毫米，适宜于植物生长，且良好的土壤气候条件孕育了丰富的植物资源。域内野生植物资源丰富，尤其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银杏树。银杏被誉为生物界的“活化石”，其起源极为古老，是中生代遗留的珍稀孑遗树种，而我国乃是其原产国。早在距今两亿多年前的侏罗纪时期，银杏、松柏等裸子植物就迅速发育，成为植物界的主体。银杏树的生命力极为旺盛，在亿万年物竞天择的自然进化过程中，坚韧存续，堪称地球生命演进的活见证。

离开银杏村，驱车来到嘉陵镇田河村。

踏着古老的石板小径步入村中，道路两旁都是银杏，秋风拂过，碎金遍地。村民的屋舍大多坐落在银杏和松柏之间，因山就势，傍水而居，高低错落，颇有情致。时近晌午，村中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孩童嬉戏，一派“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田园景象。沿着村道转过几个弯，眼前豁然开朗，一片开阔的山坡之上，是一树一树的金黄。田河村位于嘉陵江畔，四面环山，水土丰腴，年平均气温15摄氏度，温暖湿润的环境为银杏的生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田河人爱银杏、种银杏、护银杏的传统代代相传，千百年来，终于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古银杏树群落，村内仅千年古银杏树就有153株，其中两株树龄更在2000年以上。它们生长在山坡的低洼处，树干笔直，直指云天。有一株老银杏树，低处横生的一根枯枝上，缠满了当地老百姓祈福的红绸带，老树旁边还长出一株小银杏树，也有上百年的树龄了，与老树并肩而立，形同父子。山坡下，也整整齐齐地耸立着一排，仿若一道屏障，将村庄轻轻护在身后。树下层层叠叠铺满银杏叶，远远望去，宛如一条金光大道。2017年，田河村因其独特的银杏风貌，荣获“中国最美银杏村落”称号。

沧海桑田，银杏村与田河村的古银杏树群落共同见证了这片土地的岁月流转，也默默迎送着有名或无名的人，行色匆匆的李白，便是其中之一。他天纵英才，诗思超然世外，几近仙人之境。然一生仕途坎坷，抱负难展，唯寄情山水，浪迹江湖，成就了“诗仙”之誉。在其众多的传世名作中，《蜀道难》以其豪雄的风格、奇崛的语句传诵千古。“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诗中的青泥岭，作为入蜀最艰险的一段，就在徽县。

徽县是西南丝绸之路秦蜀古道上的一个重要节点。“秦蜀古道”从长安出发，经子午道、陈仓道（宝鸡）、故道（两当、徽县）到汉中，再经汉中到成都。因而徽县是汉唐时入蜀必经之地，而最险峻的路段就是青泥岭。青泥岭位于徽县东南20多公里处，山势陡峭、道路泥泞，古人谓“大抵蜀道之难，自昔青泥岭称首”。

跟随“诗仙”李白的足迹，“诗圣”杜甫也在青泥古道留下孑孓身影。“安史之乱”期间，杜甫携妻儿西行秦州（今天水），在同谷（今成县）寓居月余后，经徽县入川。在秦州与成州期间，他写下十余首纪行诗，其中三首与青泥古道有关。在翻越青泥古道上的木皮岭时，诗人写道：“首路栗亭西，尚想凤凰村。季冬携童稚，辛苦赴蜀门……远岫争辅佐，千岩自崩奔。始知五岳外，别有他山尊。”跋涉之艰辛，可见一斑。

到了宋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后人不愿再走前人的艰辛老路。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当地主官上奏称：“以蜀道青泥岭旧路高峻，请开白水路，自凤州河池驿至兴州长举驿，五十里有半，以便公私之行。”朝廷准奏后，用了不到一年时间，新修了白水路——“减旧路三十三里，废青泥一驿”，终于绕过“猿猱欲度愁攀援”的青泥岭，成为宋代入蜀的“高速公路”。从此，青泥古道不复往日艰险，蜀道也不那么令人望而生畏了。宋人赵抃赋《过青泥岭》一诗，以潇洒悠闲的口吻说：“老杜休夸蜀道难，我闻天险不同山。青泥岭上青云路，二十年来七往还。”白水路竣工翌年，立碑纪文——即完整保存于徽县大河店乡瓦泉村的《新修白水路记》摩崖石刻，现已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青泥岭作为入蜀故道上的咽喉要塞，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而生长在青泥古道上的银杏树也发挥着生态价值以外的特殊作用。史料记载，汉代以来，青泥岭银杏树每十里种一株，是指向标，徽县境内多有遗存，可以说是汉代古道沿线的地理坐标。

往昔的兵戈之声早已隐入尘埃，唯有青泥岭下的千年银杏依然伫立，见证过历史的风云变幻，而后将一切沧桑云淡风轻地刻进生命的年轮，春华秋实，傲立千载。

陇南十月

□ 张峻綮

国庆的早晨，我是被窗外的鸟声叫醒的。

不是城市里那种被车流碾碎的、急促的鸣叫，而是从山坳里漫出来的，一声接一声，带着露水的凉意。我推开窗，白龙江在晨雾里缓缓流淌，江面灰白，像一块未醒的布。对岸山坡上，油橄榄树一行行站着，叶子背面翻出银白的光，风一吹，整座山都在轻轻摇晃。

这是陇南的十月。

从兰州一路南下，车过岷县，山势忽然软了下来。黄土高原的沟壑被一层层绿意替代，空气里开始有湿润的草木气。同行的朋友说，再往前，就是“陇上江南”了。我想起小时候读地理课本，甘肃总是和戈壁、黄土、驼铃连在一起，没人告诉我，在甘肃的最东南角，还藏着这样一片被秦巴山脉抱在怀里的地方。

第一站是宕昌的官鹅沟。进沟时，秋意已经浓得化不开。两侧山壁陡得几乎要合拢，只留下头顶一线天光。溪水从峡谷深处奔涌出来，清得能看见水底每一颗卵石的纹路。水面上漂着几片杨树叶，金黄的，像被秋风放飞的小船。

走到官鹅天瀑时，我停住了。一道瀑布从数十米高的崖壁上倾泻而下，砸进谷底的深潭，激起的水雾扑在脸上，凉丝丝的。潭水碧绿，倒映着崖壁上的红叶与黄叶。我伸手摸了摸潭边的岩石，湿漉漉的，长着一层薄薄的青苔。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所谓“山河”，不是教科书里的名词，而是指尖触到的这层湿润，是鼻腔里灌满的松脂与野果的清香。

从官鹅沟出来，我们去了文县的白马河畔。

白马人，古氐族的后裔。他们的村寨藏在深山褶皱里，红檐白脊的民居错落有致，屋脊上立着石制的羽毛，檐角站着白公鸡的雕塑——传说白公鸡曾救过白马人祖先的性命，于是被奉为信仰，一代代传了下来。

我在草河坝村遇到一位老人，他坐在自家门槛上，手里捏着一支竹笛，吹着一支没有名字的曲子。曲调悠长，像山风穿过峡谷，又像溪水绕过石滩。我问他这曲子叫什么，他笑了笑，说：“没有名字，是我们祖辈传下来的。”

白马人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他们的历史，全凭一首首民歌、一支支舞蹈，口耳相传，从远古走到今天。我忽然意识到，在这片土地上，有些东西从未被书写，却从未被遗忘。它们藏在老人的笛声里，藏在姑娘百褶裙的褶皱里，藏在屋檐上那只白公鸡的凝视里。

最后一站，我回到了武都的油橄榄林。

十月正是采摘季。山坡上，村民们挎着竹筐，手指在枝头翻飞，青紫的果实一颗颗落进筐里。一位返乡的年轻人蹲在树旁，手里捏着一片叶子，认真地查看虫害。他说，以前总觉得离开家乡才算出息，后来才明白，真正的出息，是让家乡因为自己而多一点光。

我站在他身旁，看着漫山遍野的橄榄树。这些树，半个世纪前从地中海远道而来，曾在全国十二个试种点屡屡失败，唯独在陇南的白龙江河谷扎下了根。如今，它们已长成近百万亩的林海，一滴油里，藏着四十多万山乡人的生计与希望。

风从山谷吹来，带着泥土和果实的气味。远处有拖拉机在响，近处有孩子在田埂上追逐。我忽然觉得，国庆这两个字，并不只是日历上那个红色的数字。它藏在一条路的延伸里，藏在一棵树的成长里，藏在一个普通人愿意留下来、干下去的决心里。

下山时，夕阳穿透云层，洒在白龙江上。江水被染成金色，缓缓向东流去。我回头望去，武都的山在暮色里苍茫如旧。

这片土地，曾被杜甫吟咏过，被李白惊叹过，被氐羌人的马蹄踏过，被红军的草鞋丈量过。它沉默，却从未失语。它的每一道褶皱里，都藏着故事；每一片叶子上，都写着生生不息。而我，只是万千过客中的一个。但我知道，当我再次想起这个十月，我会记得白龙江的晨雾，记得官鹅沟的瀑布，记得白马老人的笛声，记得油橄榄林里那个笑起来很亮的年轻人。

山河无言，却把一切都说尽了。

墨润家山 情高意远

——雷风云“墨润乡情”山水画展观感

□ 刘高潮

中秋佳节，再次观赏了年轻朋友雷风云的庆双节《墨润乡情》山水画展。市美术馆展厅由于嘉宾云集，稍显拥挤，我只好先随大流浮光掠影，待人潮退后才细品大部分新作。这已是我第四次观赏风云的作品展了。

雷风云时下是我市公认的实力派山水画家，更是陇南山水画的代表人物。十多年来风云在市内外已经办过六七次大展，我有幸参加过其作品研讨会，写过观展文稿。这次展出的八十多幅作品，描绘陇南山水风情的新作居多，《忆乡童趣》系列作品，更显乡情浓烈深厚。

风云年少时负箧求学，经岁月流转，沉淀半生，踏遍大好山河，看过人间百态，唯独眷恋故土烟火、温馨乡情。画业有成的风云，不逐繁丽，不尚奇巧，以清雅笔墨描绘乡韵，以质朴初心丰富童真。作品中的春耕秋收、溪涧嬉游、桥头呼唤、扫院候亲、放牧暮归，皆是作者对儿时生活的鲜活记忆。细品这些精美的画面，深感这是风云对童年岁月的深情回溯，是对故土风物的虔诚礼赞，更是藏于心底、永不褪色的家乡情怀。细究这股真挚浓烈的乡情，不由得联想到他大学毕业后有留在大城市就业的机遇，可他仍旧选择回到家乡当老师，在市一中潜心耕耘美教十余年，成名后才被组织选调到市美术馆任副馆长。为了展现陇南原生态的大美景象，风云常年在陇南的千山万壑中走走停停，应景写生。他几乎踏遍了陇南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把对家乡的眷恋与真情倾注于一笔一画，废寝忘食，如痴如醉。正是这份热爱，才使官鹅沟、梅园沟、西狭、天池、白马山寨、白龙江、裕河、晚霞湖、三滩、云坪等景区神奇迷人的风采在他的画作中得以彰显，才使陇南的诸多烟雨风云、奇潭飞瀑、溪流幽谷、山林芳草在一幅幅画作中尽显灵动多姿。

这次画展让人深感欣喜的是，不少新作在构图着墨上更显大气空灵，气韵更加鲜活生动。

记得在三年前风云大型山水画展开幕式后，还特意举办了一次专题研讨会。我在研讨发言中除了表示为两百幅山水画作的气象万千、精美大气感到震撼外，还刻意总结了其成长进步的三点启示，提了两点建议。最后我说：风云是陇南继王天一、杨立强、雷春、高其曾、李培源、崔鸿文、田瑞龙等著名艺术家之后，又杀出的一匹让人眼前一亮的画坛黑马。

会后，我将发言内容整理修改，写了篇题为《山水风云气象新》的观后感发表。当时全然未曾想到，已经大名鼎鼎的风云竟虚心接受了我等朋友提出的建议，在不少新作的构图中删繁就简，虚实愈发错落有致，更显空灵神韵。不仅如此，许多构图和着墨，明显增添了情感和意象元素，意境更加高雅深远。这些大的转变和提升，让人感动为之震撼！

国画大师黄宾虹言：“山水画要有意境，花鸟画要有情趣，人物画要有神采。”大凡专业画家，都深谙中国画的这三大要领，风云更是深谙山水画意境的贵气所在。

风云深知画以简为贵，可达到高简境界又谈何容易？风云也正是熟读了先贤有关画论的精辟论点和诸多大师创作的心得体会，在日复一日的写生过程中反复观察总结，在日积月累的创作中潜心体悟，进而在这批新作中呈现出新的格局和意境。同样画九寨沟瀑布，这次的巨幅展品《九寨飞瀑》构图开阔大气，彰显出万壑飞流的壮观，激流汹涌的澎湃，大量的墨绿实景映衬翻腾的白色瀑布，不禁让观者心潮澎湃，如临其境。这种大胆构图、虚实相生、虚实对比的画作技巧，既是扎实功底的体现，更是巧妙构思的匠心彰显，堪称代表之作。又如巨幅大作《天池破晓》，角度和构图更显空灵大气，远山近水和周边的葱郁树林尽显天池风采。尤其在清澈透明、一望无际、晓云薄雾的池面上，徐徐飞来一行白鹭，池边白马人缓缓起舞，静中有动，古意扑面而来，让观者心旷神怡，浮想联翩。《千年古刹佛堂寺》，将我们熟悉的龙凤山佛堂寺描绘得如同仙境，近林远山如诗如画，遥望古刹，禅意十足。《仙山圣地李家湾》将大家司空见惯的村庄用仰视的角度巧妙构图，虚实匠心独具，相得益彰，使美丽的新农村别开生面，温馨十足。《忆乡童趣》，也是笔触简洁，清新鲜活，情趣盎然。尤其是作者笔下的水，清澈晶亮，鲜活灵动。无论是山间的飞瀑，还是村口的小桥流水，抑或深山奇潭，静则静得让人入迷，动则动得令人激奋，着实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难怪有人赞叹：“中国画讲究的‘三远’透视法在风云的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平则广阔无垠，深则气势恢宏，高则挺拔苍劲。”我完全赞同！

当今社会的艺术氛围，虽说古典正在回归，守正创新趋于主流，可世风还是比较浮躁，喧嚣不止。我相信，风华正茂的风云定会经得住各种诱惑，定会在中国山水画创作的艺海中奋楫卓行，成就梦想！

竹实

第2050期